

风云突变

1960年是乌茨背运的一年。这一年,自由党击败了原先由卡希尔领导的工党政府,掌握了新南威尔士州的大权。新任州长阿斯金(Bob Askin)形容歌剧院工程是“一个要命的财政负担”。

1963年,乌茨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搬到悉尼的鲸鱼湾居住,开始潜心解决歌剧院内部的工程难题。音乐家古森斯要求歌剧院适合演出音乐会和歌剧。有人建议,主厅应能兼容舞蹈和戏剧的演出。大厅被要求同时用于交响乐和歌剧的演出,座席在三千到三千五之间。但实际上,歌剧观众要求良好视线和舒适的席位,音乐会的观众则侧重音响效果。如何将舞台、视线和声音融为一体?为此,乌茨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出了种种尝试,包括安装大型机械化旋转舞台等。而政府官员也一再改变主意,最后大厅定为两千五百个席位,他们认为,大厅没有必要设置三千五百个席位,因为悉尼不可能一夜之间拥有那么多的歌剧观众。

此时,建筑歌剧院的财政危机也暴露出来。最初的总预算为九百万澳元。1957年,州长卡希尔曾乐观地宣称:歌剧院将在1963年澳洲国庆日竣工。然而,工程到了1965年仍在持续,筹备委员会发现,至少需要四千五百万澳元才能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这个巨大的数字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乌茨的反应是:不能以平常的手段和要求来衡量这个不寻常的建筑物。他拒绝表明正式施工的截止日期和确定的总投资额。

公共建筑事务部部长休斯上任伊始便召见乌茨,气咻咻地质问他为什么工程进度如此缓慢。休斯对乌茨极不尊重,他的态度带有对

乌茨和悉尼歌剧院秘闻(中) ◆ 张 威



▲ 悉尼歌剧院自1973年落成后,一直是世界顶级音乐人和舞蹈家的盘桓之地。这座位于贝内农岬的宏大建筑像一朵凝固的浪花,那贝壳般的流线造型,衬以蔚蓝色大海和优雅的海港大桥,令人宛如置身仙境

◀ 约恩·乌茨

他的政敌——工党的强烈偏见,也就是说,他把乌茨正在兴建的歌剧院归咎于赞同这个工程上马的前工党政府。而休斯之所以能上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拥戴他的人希望他能以手中权柄加快修建歌剧院的进度和压缩开支。双方一度陷入僵局,歌剧院工程一度处于停滞阶段。

同时,乌茨的合作者(主要是建筑师)不断向休斯打报告,抱怨乌茨独断专行的建筑方法以及他对物质材料的苛求。乌茨的确是吹毛求疵,他希望按他的标准来对待这个工程。他甚至细腻到关心歌剧院附属餐厅使用的餐刀的设计样式。“完美”是乌茨唯一的标准。他的确很少关心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完成这个建筑。

当时的媒体也众说纷纭,记者们很少提到歌剧院的建筑成就以及

它将如何使澳大利亚扬名世界,却将焦点集中在工程的巨大开支上。新闻界的煽动,使大多数澳洲人相信:歌剧院旷日持久的建造实在是一个“国际玩笑”,它“损害了澳洲的形象”,“是一场政治足球赛”。人们讽刺正在兴建的歌剧院是“一只蜷伏的白象”。至1965年年底,尽管歌剧院外观已逐渐成形,但人们相信,距离这个“大白象”的投入使用,还是遥遥无期。

乌茨和政府僵持了一段时间。1966年2月26日,乌茨在休斯的办公室与主人发生了严重的争吵,随后他宣布辞职。

乌茨辞职返乡

新南威尔士政府相信,为了人们的利益,他们只能接受乌茨的辞呈。此时,歌剧院的基础和外形已基本完成,是按乌茨的原意进行的。

乌茨宣布辞职后,他的支持者立即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希望政府恢复乌茨的职位,让其继续主持歌剧院工程建设。在游行的队伍中,有著名建筑师森帝拉和著名音乐家阿弥迪奥。攻击乌茨的人则指责他没有留下歌剧院内部完整的设计图,并说乌茨有那种在无限延长的时间中对每个细节都吹毛求疵的怪癖。他们认为,假如继续让这个丹麦人负责这个工程的话,歌剧院永远都不会达到他的要求,那将是一个漫长的“仲夏夜之梦”。乌茨反驳说,他所做的一切是“希望歌剧院的内部和外部水乳交融,就像一件完满无缺的艺术精品”!绝大多数澳洲人对乌茨的去职轻松多于同情。一些他的支持者也认为:以九年的时间让乌茨实现他的梦想,这也算是公平了。

其实,关于乌茨去职后“没有留

下任何有关歌剧院内部建设的资料”的指责是不成立的。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的研究人员向笔者证实,他们至今保存着乌茨亲手绘制的七千多张歌剧院内部设计的草图。

事实上,乌茨去职后不久,他还潜心解决了歌剧院屋顶的装饰等问题。他设计出一种白色瓷砖,上面刻有波纹,这些线条改变了阳光的反射方向,使歌剧院在南半球强烈的日照下看起来不那么刺眼。这不仅是建筑师天才的一笔,也同时表明乌茨对自己不得不离去的作品怀有一腔热情,尽管乌茨在1966年5月举家回国时痛切地说:“假如那些人要将这个作品摧毁,我将不表示惊奇。”

一语成谶。乌茨的拂袖离去使歌剧院的内部工程一度陷入混乱,大权在握的休斯接受了乌茨的辞职后,重新组织力量,成立由四位澳大利亚公民组成的新的筹建委员会。

1967年,休斯授权新的筹建委员会重新设计了歌剧院的内部结构,于是,原先设想上演歌剧的综合大厅变成了音乐厅,原先设想的戏剧厅变成了演歌剧的场所,实验剧场变成了上演戏剧的大厅,与此同时,还增加了三个建筑单位——两个小剧场和一个展览厅。所有这些都与乌茨的原意大相径庭。1966年,乌茨设计的旋转舞台已经定位,但1967年官方改变计划后,那台庞大的设备被拆除,后被移至长湾监狱的一家工厂。根据当年的媒体报道,由于综合大厅被改为音乐厅,歌剧不得不移至原先设计的剧场演出。这一变动的结果会导致不能上演大型歌剧。这一预言,最后被证实。

上海童话

陈姿羽



25.巧遇世辉

自从与世辉分手后,童画白天忙于公司工作,一下班就回到杨震天的寓所做家教,几乎是两点一线,生活是这么简单,波澜不惊。今年的秋天来得是这么的快,童画还没有来得及去买新衣服,就只能把去年这个她喜爱的格子大衣穿在身上。童画从华山路拐了个弯,眼瞅着就要到杨震天的家了,这时,对面疾驰而来一辆银色的跑车,在童画面前不远处戛然而停。

车门打开,下来的是安琪,手里拎了好几个装得满满的购物袋,一边下车,一边说:“依快帮我拿一拿呀,拖拖拉拉死勒额车里做啥啦!”安琪有点不愠地数落着车子里的人,并没有注意到近处的童画。

安琪虽然在法国长大,可是在家里妈妈一直和她说上海话,所以她的一口上海话还算正宗,尤其和世辉在一起后,她的上海话讲得更流利了。“来了来了……”车里的男声回应着,副驾驶的车门开了。童画一怔,出来的这个是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她呆若木鸡地立在人行道上。

没错,车上下来的正是世辉。他一抬头也看到了童画,也愣在了那里,眼神慌张得四处逃避。“依木头人啊,快点过来拎袋袋呀!”安琪不满地催促着,然而世辉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安琪这才发现了童画,脸上先是尴尬,然后突然走过去挽住世辉的胳膊,娇嗔地发着嗲:“老公,阿拉快点进去试衣裳呀,外头冷来兮的,要感冒的!”

“世辉——”童画拼命从嗓子眼里挤出这两个字,她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虽然千百次地,她想亲自问问世辉为什么,为什么要给她两万块钱,为什么一直躲避着不接她的电话,为什么那么狠心地离开她。可是,眼前的这一幕,让她瞬间明白了全部的答案。

“喔唷,原来是童画呀。”安琪打破了尴尬的气氛,“嚟巧啊,今朝依穿了蛮灵咯嘛,这件Burberry A货穿在依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来

嘛,不过衣摆下面的线脚弄清爽呀!”眼尖的安琪嘲讽地说着。

“依先进去!”世辉听不下去了,他不能容忍别人这么说他曾经爱过的女人。“做啥啦?不好讲啊?假的么就是假的呀!”安琪有点得势不饶人了,因为她明白,这个时候,世辉完完全全是她的战利品。世辉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安琪当着她的面数落的不仅是童画身上的这件衣服,更是自己对童画曾经有过的深深的爱!可是,如今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已经不配去爱童画了,也没有资格让童画继续留恋自己。

“童画,再会噢!”安琪拉着世辉就往院子里走,手挽得更紧了,还很故作地将头靠在世辉的肩膀上。

秋风瑟瑟,童画的头发被吹得凌乱,她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背影,两行眼泪沿着脸颊止不住地往下掉……

童画的心碎了不知多少遍,没有世辉,她在上海孤苦飘零,感觉不到温暖,可是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且是和她认识的朋友安琪好上了!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世辉怎么会变得这么快!无数个问题塞在童画的脑袋里,她的头快裂开了。但是,她只能苦撑着,不管遇到什么,她都告诫自己不要忘了当初的梦想。打起精神,投入工作。

这天,童画和整个团队在商场做楼盘巡展,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童画接起电话,那边分明是舅妈的哭声:“童画,不好了!你舅舅被车撞了,现在华东医院急救室,昏迷到现在还没醒,你快过来啊!”童画来不及仔细问,连忙向同事打了招呼,让她代向Amanda请个假,立即打车向医院飞奔而去。

到了医院,只见舅舅浑身是血,躺在急救室里,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舅妈伏在床边,两个小孩不知所措地看着妈妈。舅妈说:“有个老乡带了几块老家的腊肉,让我们过去拿。老乡住在杨浦区,你舅舅骑助动车经过延安路高架下面的马路,被一辆违章大卡车撞了。那个车子撞人后就逃走了,路边的行人打110报警,警察把你舅舅送到医院的。我已经预付了五千多块抢救费,医生说医药费可能要好几万,甚至十几万都说不好。那个撞人的车跑掉了,警察不会那么快找到他的。那么多医药费也是大问题,我怎么办呢?”

死神三下“请柬”,西浦一枝花死于非命,她的司机横尸街头。陈伊君临危受命,加盟警花吴敏探案五人组,展开破案。案情诡谲,破案手法精妙,引人入胜。

1.小路凶案

铃木牌摩托车风驰电掣,西浦公安分局检测科的赵孤雁驾车载着我,由东向西穿过淮海路,左右拐地驶向一条幽静的小路。扑面而来的晚风鼓起我的风衣,像鲲鹏展开的翅膀。嘎的一声,摩托车轮胎在洒落碎银的路面上刹住,那碎银是被梧桐树枝叶切割的月光。旁边停着一辆刚刚呼啸而至的警车。身穿警服的吴敏便迎面走来。她身材高挑,双眸明亮。她满腔热情:“陈伊君,哦,陈律师。”

我正因为这个秀色悦目的女生给我错觉而生气,语气生硬地问:“林艳红的司机在哪?”她愣怔了一下说:“那里。”循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见一棵树下斜靠着个人影,身上衬了几个月光的斑点,如臬币。

我疾步走到了跟前,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支微型手电筒,照向树下那个人的脸,先伸出戴上手套的手凑近人中,试试,没有鼻息,又按了按颈动脉,没有搏动。没救了!我又从另一只风衣口袋掏出相机,对准死人“咔嚓”,镁光灯一闪。收起相机,我才看见几个刑警正在小路上搜索,看了一眼女生手里的取样塑料袋里的灰色粉末,问:“这是什么?”“一点点香烟花,受害人身边发现的。”“有没有烟蒂?”“没找到。”

我再次撤亮手电,聚焦死者的脸,那是张毫无血色的脸,双目半合,嘴唇紧抿,似乎抿得紧了点,撬开他的嘴!刑警从死者嘴里抠出一截香烟花,中华牌香烟!“带回去检测!”女生当机立断。

这是位于市中心的一条寂静幽暗的小路,小得几乎被人遗忘。不远处有一家著名的大医院。两旁人行道上,法国梧桐树虬曲多姿的树干撑起茂密绿叶,宛如一杆杆巨伞,既遮阳光又遮灯光。小路东西走向,路的两侧高墙耸立,高墙内已濒临无人之境,白天尚有寥寥数人,夜间基本人去楼空,仅剩东端北侧那所大医院太平间里的死人。在这样一条小路上,尤其是夜深人静时,若有人遇上歹徒,再声嘶力

竭地呼喊也无人听见。因此多半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命呜呼。不过,这条小路以前从无险情发生。但眼下偏偏有一具尸首横在小路上。

他,就是那个失踪的司机。据法医测定,咽气不多时。这一点,排除了在别处杀害后搬到这里的可能,也就是说,这里是凶案现场。由于夜间,又有树叶挡住路灯和月光,警察打着手电在小路上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来回巡逻,光束四晃。

其实小路凶案不比密室杀人案,几丝毛发、一些指纹的价值不大,鞋印也派不上大用场,况且鞋印雷同的多,无非是皮鞋和旅游鞋,尺码有多而已,凶手完全可能穿着平时不穿的鞋,作案后扔弃痕迹。

我到的时候,小路上的情形就是这样。从死者嘴里抠出香烟头不多时,收尸车拖走了尸体。女生偃旗收兵。她要我坐他们的警车回分局。我拒绝,只让赵孤雁送我回家。然而摩托车绕到海淮路,仍旧跟在警车后面,继续向西驰去。我发觉不对,大声喊,掉头掉头,往东。小赵开足马力,大声回我,我是执行任务,有话到局里说!

想到刚才女生和小赵联手骗我上套,窝着一肚皮火,我闷声不响、脚步机械地跟着小赵走进西浦公安分局大门。虽说深夜,大楼里灯火通明,我上了楼梯,穿过三楼走廊,来到那间“专案”侦查办公室。

吴敏正在翻腾东西,见我们进去,指指另两张桌子前的椅子,请我们坐。毫不领情,没有碰椅子,站着,身子倚着桌子,双手抱在胸前,冷冷一笑:“吴队长,我是来告辞的。你先前误会了,没有拒绝不等于不拒绝。不该叫小赵强行绑架我!”“强行绑架?女生一愣,惊讶地抬眼看我:“你认为这是强行绑架,那你走吧!”

我转身就走,就在我扭动把手开门时,只听女生叫道:“等等!说清楚理由再走。”我怔了怔,不是回答不出,而是给气堵住了。理由,还需要理由吗?她紧接着说:“没理由吧。相反,要你留下的理由很充分。首先,你总要等烟头检测结果吧,这可是在你的指令下找到的。其次,先前你对这个案子兴趣还挺浓,怎么突然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真是莫名其妙,请说明原因。”

红账本之谜

项纯升

